



聖德太子傳

下

又 2  
4612  
2 止





又 2  
4612  
卷 2

聖德太子傳曆一卷下分成立下

平氏撰

十六年辰戌夏四月小野臣妹子到自ミナトタリ大隋隋朝

使ハイ裴世清等十二人從妹子來ミ到于筑紫六月

到難波館台ツニ妹子奏曰臣經百瀆之日百瀆人採

掠カスツリ大隋表仍不得上矣群臣議曰妹子懈怠ラ失

蕃國表罪合流刑具狀奏聞天皇問太子太子

奏曰メ妹子カ之罪寔不可寬元ス然後好善鄰妹子之

功也於臣復有得先身所持之經而來加之隋

太子傳



使共來有流妹子彼使乍聞思復如何天皇大  
悅赦妹子罪秋八月大隋使入京詔遣飭騎七  
十五正迎椿市之衝太子微服而看世清遙見  
太子所居林上語左右曰彼有真人之氣經其林  
下下馬揖去觀者異之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  
使人長吏大禮獲因高等到具懷云云天皇問  
太子曰此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  
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倭皇字彼有

其禮應恭而修天皇喜之九月隋使還國復以  
妹子為大使吉志雄成為小使天皇召太子已  
下議答書之辭太子執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  
西皇帝云云謹白不具太子奏以高向漢人玄  
理等八人為學生而遣此月望日太子在斑鳩  
宮入夢殿內此殿在寢殿之側設御床褥一月三度沐  
浴而入明旦談海表雜事及製諸經疏也若有  
滯義即入夢殿常自東方金人到告以妙義也



閉戸不開七日七夜不進御膳不召侍從妃已  
下不得近之時人大異之慧慈法師曰殿下入  
三昧定敢莫驚八箇日之晨玉机之上有一卷  
經設筵列慧慈法師告曰是吾先身修行衡山  
所持之經也去年妹子將來者吾弟子經也三  
老比丘不識吾所藏之處取他經送故吾頃遭  
魂取來指所落字而示法師師大驚竒之妹子  
將來經者無有此字太子出定後常有口遊曰

伶可伶大隋國僧我善知識好讀書若不讀

書非為弟子是勸戒之訓也夢取來之經複為卷一黃紙黃標玉

軸綺帶漆題一行三十四字太子微細也太子

夢後山背大兄王子六時禮拜丁亥年十月廿三日夜半忽失此經不知所去求之無由王子大怪之復以為憂矣今在院妹子將來經

十七年巳巳夏四月八日太子始製勝鬘經疏此

月百濟僧道欣等十人流着肥後國聞太子風

情願留住仍安置元興寺太子召入於致鳩宮

問之以過去宿身之事十僧辭謝垂淚密語等



儕曰上人等何無天眼乎此太子是衡山般若  
臺東房第一念禪比丘也吾等與廬嶽道人時  
時拜謁聞其說法華一乘妙義者也太子聞之  
謂左右曰是實也秋九月小野臣妹子到自木  
階啓太子曰臣屈于衡山般若臺先逢三僧二  
口遷化下口猶存謂臣曰初年沙弥誤取他僧  
所持之經授子竟而去年秋子國太子元是念  
禪法師駕青龍車從五百人到東方履空而來

探舊房裏取一卷經凌虛而去仍留此法華五

卷義疏名上宮疏是則殿下入个太子微笑而默

十八年庚午春三月高廉僧曇徽法定二口來太

子列入斑鳩宮問之以昔身微言二僧百拜啓

太子曰我等學道年久未知天眼今想殿下之

言昔為殿下弟子而遊衡山者也太子命曰法

師等遲來宜住吾寺即置法隆寺秋九月太子

駕驪駒參小墾田宮錯而踏之太子甚驚還斑



鳩宮驪駒不能喫草亦不飲水兩耳掩低合兩  
目似有悔過太子聞之遣使宜喫草飲水乃開  
目含水草以此為常冬十月膳氏妃侍坐太子  
語妃曰汝如我意觸事不違吾得汝者我之幸  
也吾死之日同穴共埋妃啓曰殿下恩深庸  
侍寢常思千秋萬歲如盤石如大嶽朝夕供奉  
妾幸足矣何以有終乎太子命曰不然矣有始  
有終理之自然惟生惟死人之常道吾昔經教

十身微行崇道僅為小國儲君之身流通妙義  
未足萬之一而今釋典漸傳平燈頗照九夷之  
中畧演一乘故吾不欲久遊五濁妃垂淚答曰  
妾將何仰太子命曰汝莫留意矣妃之為性聰  
敏睿悟御體有養雖不命處能識搔之亦思名  
君臣妃知令旨太子所念預先知之寔者令温  
温者令寒思往者令往思來者令來欲起者令  
起欲坐者令坐舉動周旋如殿下意故加寵愛



有同穴令

十九年辛未春正月二十五日太子製勝鬘經疏

竟簡於慧慈法師等太德讚歎誦習不加一字

不減一文頂戴崇奉更無餘言夏五月五日天

皇幸于兔田野自觀真人逐獸太子諫曰殺生

之罪佛教尤重儒童菩薩漸降其禮故鈞而不

綱戈不射宿釋氏五戒一不殺生外典之仁也

彼此相合伏願陛下未斷此事天皇勅曰朕為

女主好此殺生是朕之過也深以慚愧自今已

後為太子斷之

二十年壬申春正月十五日太子始製維摩經疏

夏五月百濟化來人有白癩病能搆中嶽之形

群臣惡之將棄彼亦有辭太子奏令留仕又百

濟味摩之化來自曰學于吳國得效樂舞則置

之櫻井村而集少年令習傳今諸寺妓樂舞是也太子奏

勅諸氏貢子弟壯士令習吳鼓又下令天下擊



鼓羽樂是今殿人太子從容謂左右曰供養三

寶用諸蕃樂或不肯學習或習而不佳而今未

業習傳宜免課役即令大臣奏免之

二十一年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奏作掖上池字火

池和珥池又自難波至京始治大道同月十五日曆錄曰

十二月太子命駕巡看山西科長山本墓處還向

之時即日申時枉道入於片岡山邊道人冢即

有飢人卧道頭去三丈許驪駒届此不進太子

加鞭逡巡猶駐太子自言哀之即下馬舍人調

便磨走進獻杖太子步近飢人之上臨語之可

怜々々何為人耶於此而卧即脫紫御袍覆飢

人身賜歌曰支那照耶片岡山迹飢飢而卧其

様人可怜祖無迹汝成分未耶刺竹之君速無

母飯飢而卧其様人可怜是夷振歌也

飢人起者進答歌曰

斑鳩之富小河之絶者社我王之御名者志目



飢人之形、面長頭大、兩耳長、目細長、開目內有  
金色光、異於時人、復身體太香、非人之所嗅、木  
子問磨曰、彼人香、吾磨對曰、太香、太子曰、汝磨  
者、余可延長、飢人與太子相語、數十言、舍人尤  
右、不識其意、還宮後、遣使視之、使復啓曰、飢人  
既死去、太子大悲、使厚葬、埋造墓、高大于時、大  
臣馬子、宿祿七大夫等、皆譏曰、殿下聖德、難測  
妙跡、易迷、而道頭、飢人是卑賤者、何以下馬與

彼相語、復賜詠歌、及其死也、無狀、厚葬、何以能  
治天下、大夫已下之臣、太子聞之、即召七大夫  
譏者、命曰、卿等宜往片岡、發墓者、之七大夫等  
受命、往開棺、無有其屍、棺內太香、所賜、欵物、彩  
帛等、帖在棺上、唯太子所賜、紫袍者、無曆録曰  
置棺上、詔取其衣、自七大夫等者、而大奇、深歎  
腹、如常時、人異之者聖德不可思議、還向報命、太子日夕戀慕、常誦  
其歌、即遣舍人取所斂衣服、而御之、如故、此年



九月十五日製維摩經疏竟

四十二 二十二年甲戌春正月八日始製法華經疏三月

太子舍人有宮池鍛師之牡犬齧折鹿之脛太

子視而痛之令舍人放之復同犬齧折同鹿之

四脛為三段太子恠之誓夢見之欲識其緣入

於夢殿夢見艷僧到東方謂太子曰此康與犬

過去宿業也鹿為嫡犬為妾時嫡折妾子之脛

因之九百九十九世結悉而來于今千世正滿

足耳古人云聖人不夢而儲君聖性通物無知

不達如來妙義何義不徹而託辭夢見令信鄙

俗獨恣之說邪枉致疑故有此言從須陀洹至

支佛悉有夢唯佛不夢無疑無習氣故不夢從

五事故有夢以疑心分別覺習因現事非人來

相語因此五秋八月賴我大臣卧病太子奏為

大臣出家僧尼一千人太子自授五戒

四十四 二十三年夏四月十五日製法華經疏竟此

經疏者自前製了傳於漢土而今復為制釋諸



蕃法師等義理妙說并夢金人所授不可思議  
之義以問慧慈法師々々亦領悟衆不思議歎  
未曾有故稱上官後疏謂弟子曰是義非凡將  
還本國欲傳聖趣冬十一月高廉慧慈法師歸  
本國太子俊師資之禮厚賜祿物法師不受曰  
愚僧爲殿下之弟子何反以殿下爲弟子耶臨  
別流淚啓難會易別人道之常一天同覆住魂  
於殿下之前僧望必會淨土珍重々々太子

鼻言別矣

二十四年丙子夏五月三日天皇不豫太子大愁  
哲顯延天皇命建諸伽藍即以平復諸國々造  
伴造臣連并大夫已下百官人等各隨其勢營  
建寺塔太子大悅下令天下曰奉爲天皇拉顯  
建寺塔宜檀越輸物充其燈分官知出舉取利  
永用万世莫絕所造寺資國官具知每年造張  
所占田隴山野之類莫拘其限唯百姓先占於



寺有便擅越買納名流記寺秋七月新羅國王  
遣使獻金佛像高二尺置蜂岡寺此像放光時  
時有恠太子命秦川勝造曰佛像有靈輒不可  
垢且安清淨堂不得恣拜俗之癡人若有觸犯  
彼必被禍護法之神毘沙門王不應爲善川勝  
謹奉記傳後世

四  
二十五年丁夏四月八日天皇勅太子曰太子  
先年初誦勝鬘經自尔已來天下隆安朕身平

穩國無灾宮朕今遙思其經義理再三遺忘雖  
對其文猶迷其義望於朕之前復誦疏文太子  
不辭燒香御前張經誦讀諸蕃法師侍座而聞  
三日而竟天皇大悅莫不信受大臣奏曰儲君  
之所誦妙經義理莫不入微出機通內該外漢  
皇夢見像飛東去其道因人知之在今伏惟陛下  
聖無不通情無不兼西方大聖妙義甚深殿下  
開口吐舌金聲玉振末劫衆生化登淨土五濁



惡世還為<sup>テナル</sup>僂佞<sup>ニヤウキョト</sup>法不可思議<sup>コソウ</sup>之功不可思量<sup>シヨウ</sup>之勞  
 不可<sup>スハ</sup>不<sup>ク</sup>酬<sup>ハク</sup>無<sup>レ</sup>德<sup>レ</sup>不<sup>レ</sup>答<sup>テ</sup>謹<sup>テ</sup>敢<sup>テ</sup>申<sup>ス</sup>聞<sup>ス</sup>天皇大悅<sup>ニ</sup>勅<sup>シ</sup>大  
 臣<sup>ニ</sup>加<sup>シ</sup>儲<sup>シ</sup>君<sup>ニ</sup>湯沐<sup>シ</sup>之<sup>コト</sup>戶<sup>ノ</sup>年<sup>ノ</sup>中<sup>ニ</sup>雜<sup>シ</sup>用<sup>シ</sup>二<sup>ニ</sup>倍<sup>シ</sup>常<sup>ノ</sup>式<sup>ニ</sup>太子  
 固<sup>ク</sup>辭<sup>ス</sup>天皇不<sup>レ</sup>許<sup>ス</sup>太子仍<sup>テ</sup>班<sup>シ</sup>施<sup>ス</sup>所<sup>ニ</sup>造<sup>シ</sup>諸<sup>ノ</sup>寺<sup>ニ</sup>秋<sup>ノ</sup>九<sup>ノ</sup>月  
 太子命<sup>シ</sup>駕<sup>シ</sup>出<sup>シ</sup>遊<sup>シ</sup>諾<sup>シ</sup>良<sup>ノ</sup>之<sup>ノ</sup>邑<sup>ニ</sup>指<sup>シ</sup>東<sup>ノ</sup>山<sup>ノ</sup>下<sup>ニ</sup>謂<sup>シ</sup>右<sup>ノ</sup>侍  
 從<sup>ニ</sup>曰<sup>ク</sup>吾<sup>レ</sup>死<sup>シ</sup>二<sup>ニ</sup>百<sup>ノ</sup>五<sup>ノ</sup>十<sup>ノ</sup>年<sup>ノ</sup>後<sup>ニ</sup>有<sup>リ</sup>一<sup>ニ</sup>帝<sup>ノ</sup>皇<sup>ノ</sup>崇<sup>メ</sup>貴<sup>シ</sup>佛<sup>ノ</sup>法  
 於<sup>テ</sup>彼<sup>ノ</sup>谷<sup>ノ</sup>前<sup>ニ</sup>於<sup>テ</sup>此<sup>ノ</sup>岡<sup>ノ</sup>上<sup>ニ</sup>並<sup>ニ</sup>建<sup>シ</sup>伽<sup>ノ</sup>藍<sup>ノ</sup>興<sup>シ</sup>隆<sup>シ</sup>妙<sup>ノ</sup>典<sup>ヲ</sup>又<sup>テ</sup>指<sup>シ</sup>  
 西<sup>ノ</sup>原<sup>ノ</sup>下<sup>ニ</sup>曰<sup>ク</sup>於<sup>テ</sup>彼<sup>ノ</sup>平<sup>ノ</sup>原<sup>ノ</sup>亦<sup>ニ</sup>興<sup>シ</sup>塔<sup>ノ</sup>廟<sup>ヲ</sup>遍<sup>シ</sup>望<sup>シ</sup>四<sup>ノ</sup>方<sup>ニ</sup>曰<sup>ク</sup>此

地<sup>ノ</sup>帝<sup>ノ</sup>都<sup>ノ</sup>道<sup>ノ</sup>氣<sup>ヲ</sup>於<sup>テ</sup>今<sup>ニ</sup>在<sup>リ</sup>一<sup>ニ</sup>百<sup>ノ</sup>餘<sup>ノ</sup>歲<sup>ニ</sup>一<sup>ニ</sup>百<sup>ノ</sup>年<sup>ノ</sup>竟<sup>テ</sup>遷<sup>シ</sup>京<sup>ヲ</sup>  
 北<sup>ノ</sup>方<sup>ニ</sup>在<sup>リ</sup>三<sup>ニ</sup>百<sup>ノ</sup>年<sup>ノ</sup>之<sup>ノ</sup>後<sup>ニ</sup>

四十七  
 二十六年<sup>戊寅</sup>春二月太子謂大臣已下曰海表

之<sup>ノ</sup>國<sup>ニ</sup>興<sup>シ</sup>軍<sup>ヲ</sup>大<sup>ニ</sup>戰<sup>シ</sup>西<sup>ノ</sup>方<sup>ノ</sup>大<sup>ニ</sup>國<sup>ノ</sup>將<sup>ニ</sup>滅<sup>ス</sup>東<sup>ノ</sup>方<sup>ノ</sup>小<sup>ニ</sup>國<sup>ノ</sup>小<sup>ニ</sup>國<sup>ノ</sup>  
 待<sup>テ</sup>距<sup>テ</sup>大<sup>ニ</sup>國<sup>ノ</sup>推<sup>シ</sup>王<sup>ヲ</sup>各<sup>ノ</sup>將<sup>ニ</sup>滅<sup>ス</sup>國<sup>ノ</sup>有<sup>リ</sup>一<sup>ニ</sup>李<sup>ノ</sup>姓<sup>ノ</sup>將<sup>ニ</sup>奪<sup>シ</sup>神<sup>ノ</sup>器<sup>ヲ</sup>  
 大<sup>ニ</sup>隋<sup>ノ</sup>之<sup>ノ</sup>運<sup>ヲ</sup>今<sup>ニ</sup>年<sup>ニ</sup>可<sup>ク</sup>盡<sup>ス</sup>我<sup>ノ</sup>國<sup>ノ</sup>無<sup>レ</sup>事<sup>ヲ</sup>唯<sup>テ</sup>聞<sup>カ</sup>舉<sup>シ</sup>動<sup>シ</sup>大<sup>ニ</sup>臣  
 已<sup>レ</sup>下<sup>ニ</sup>未<sup>ク</sup>識<sup>ラ</sup>所<sup>ニ</sup>命<sup>シ</sup>太子命<sup>シ</sup>曰<sup>ク</sup>秋<sup>ノ</sup>中<sup>ニ</sup>可<sup>ク</sup>聞<sup>ク</sup>北<sup>ノ</sup>方<sup>ノ</sup>國<sup>ノ</sup>事<sup>ヲ</sup>  
 夏<sup>ノ</sup>五<sup>ノ</sup>月<sup>ニ</sup>太<sup>ニ</sup>子<sup>ノ</sup>出<sup>シ</sup>夢<sup>ヲ</sup>殿<sup>ニ</sup>且<sup>ク</sup>召<sup>シ</sup>群<sup>ノ</sup>臣<sup>ヲ</sup>命<sup>シ</sup>曰<sup>ク</sup>悲<sup>シ</sup>哉<sup>ク</sup>可<sup>ク</sup>痛<sup>ム</sup>



大隋之帝運祚今極李姓將興我國不輔隋帝  
悲哉如何大臣啓曰彼漢之俗帝系非一太古  
之時聖人揖讓其後于戈相尋姦猶篡祚彼漢  
之常也我朝相離遐居東鄙不聞流血之亂不  
知投力之害故孔子欲居九夷臣等伏願修仁  
善鄰俟彼修禮太子垂淚命曰君等所言實合  
道理然吾悲昔日之交耳秋八月高麗王使貢  
方物因以言曰隋煬帝興三十萬衆攻我爲我

所破故獻俘虜貞公普遍二人及鼓吹弩挽石

之類十物并駱駝一疋曆録附云隋煬帝大上皇爲宇文化及等所執

於江都恭帝遜位于唐主唐高祖神堯皇帝受隋禪即皇帝位改元武德隋滅唐興云云

冬十月太子呂妃命曰吾昔世爲微賤人逢師

說法華經逃家剪髮爲沙彌修行三十餘年捨身

衡山之下今憶此時當晉末世宿覓韓氏之腹

復得爲人出家入道誓生生世世不擇中邊傳

通佛法即登衡山修行五十餘年當宋文帝世



復捨身命託生劉氏復得為男出家行道經卅  
 餘年捨身於彼託生高氏此時齊主君臨天下  
 又修行衡山六十餘年捨命於此當于梁世託  
 生梁相之子復出家入道猶在衡山經七十年  
 歷陳周世誓願必生東海之國流通佛法七代  
往年西國有一婆羅門僧其名達磨此一人應化  
魏文帝即位太和八年歲次丁未十月到未漢  
地相衡山吟詠草堂於是達磨道場之內六  
時行道思禪師問云汝此寂處幾年後道答云  
二十餘歲問見何靈驗被何感力答云不見靈  
驗不被感力達磨良久歎息云禪定易於厭濁世

難離余忽遇素交永滅塵劫之重罪暫隨清友  
 長殖來生勝因阿師努力何故偏留此山不化  
 十方所以因果并七託生東海彼國無機人情  
 慶惡貪欲為行殺害為食宜令宣揚平法諫止  
 殺生禪師問云達磨誰人答云余者犀空也相  
 識已訖向東先去聖容不傳來儀髻髻禪師戀  
 慕日夕啼泣六時行道年將五十後魏帝拓跋  
 皐始元年庚申承述也凡思禪師到來此山不  
 知所由不聞留身於第六之生候機於第七之  
速祖云云  
 世生死大空濟凡夫於苦海菩提純淨運含類  
 於覺路孰則應化之詔不妄也往生之身不謬  
 也所以生於倭國之王家哀矜百姓棟梁三寶



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傳云夫慧思禪師者於一  
日中處分三藏寺三綱可掃路開堂敷座迎接今  
日有大菩薩來諸人出迎口云不見菩薩只見  
一年少沙彌却還報和尚無有菩薩但見一  
少沙彌耳干時禪師告云此是菩薩衆並迎屈  
入寺禪師握手言相在以此不靈山一別送至于  
今經隔明日即今昇座講法華經智顛冥然不  
知所趣慧思禪師乃云昔佛在世我與弟子靈  
山同聽不可不憶耶智顛便朗然大悟當即宣吐  
辨若懸河瀉浪此即頓悟下衆之妙法也智顛  
猶被思禪師作其憶念玄悟一乘故知思禪師  
本來誦持法華味深禪定倍法華三昧又天台  
智者大師階帝和尚四十餘年唯著一初度僧  
萬餘造八十三所寺書十九藏經讀十一遍造  
諸經論疏合七有卷法華玄文及疏各十卷大  
止觀十卷四教義十二卷小止觀一卷禪門十

卷故知二聖顛願施相顯發廣興佛事利益四生云云 法華一乘翻傳

以降後行託生歷數十身如今扶桑之國僧尼  
羌多一乘之道已溢緇徒今於此國妙義未足位  
為諸君不得到門戶說今思捨此身命託生微  
家出家入道救濟衆生是吾發心誓願經五百  
身乃到彼岸如何妃垂淚啓曰殿下之談非妾  
所識但悲殿下捨妾早以託生太子命曰吾雖  
託生子何得留子悲早去故今後兩歲將化衆



生冬十二月太子命駕科長鼻處身造墓者直  
入墓內四望謂左右曰此處必斬彼處心切欲  
令應絕子孫之後墓工隨命可絕者絕可切者  
切太子大悅即夕旋駕歎謂妃曰遙憶過去因  
果相按吾未賽了禍及子孫々々不續豈云大  
咎孔子遺教無後嗣者為不孝矣吾為釋迦大  
聖弟子豈為孔子小賢弟子乎妃答啓曰衣之  
右之依殿下命耳三從之妾更何異望太子喜

之

二十七年巳春正月太子奉勅命駕巡檢畿  
內諸國臣連國造伴造所建寺地無地者給  
地無木者給木無田者給田無墾者給園經  
二十箇日終到蜂岡建塔心柱定常住僧十  
口除此之外不存戒者即日擯出命檀越川勝  
造曰以此為例貽于後昆川勝造此日致仕受  
命而退即賜小德位并祿物功田六町傳子孫



便越<sup>ス</sup>近江<sup>ニ</sup>巡檢<sup>シ</sup>志賀粟本等郡諸寺竟駐駕粟  
津命<sup>ニ</sup>左右曰吾死之後五十年後有一帝王遷  
都此處治國十年近江國司便啓曰蒲生河有  
物其形如人非人如魚非魚太子謂左右曰禰  
始于此夫人魚者非瑞物也今無飛菟出人魚  
者是為國禍汝等識之數月之後更還蜂岡復  
屈山崎指北岡下謂左右曰此地勿垢應建伽  
藍即渡大河行經交野自茨田堤直投堀江宿

江南原指東原謂左右曰今後一百歲間有一  
帝王興都此處彼處一十餘年後菰菟成聚即  
略住吉到于河內駐茨田寺東側密謂左右曰  
吾死之後二十年之後有一比丘智行聰悟流  
通三論救濟衆生為衆被貴是比丘非他是吾  
後身之一體也北方望大縣山西下謂左右曰一  
百年後有一愚僧於彼立寺造像高大縫一万  
袈裟施諸比丘即召科長墓工命曰吾以已年



春心到彼處宜汝早造墓工土師連啓曰墓已  
造畢未開隧道太子命曰勿開隧道但墓內設  
二床矣夕時旋斑鳩宮到于勢益之原北顧謂  
左右曰可憐此處有一信女可建小寺在三十  
年以來即獨謡曰

壽耶全人者祐席重粟山之熊櫓葉頭飭丹刺  
彼子  
届于椎坂東望本宮獨謡曰

斑鳩宮之薨丹炎火之火村中丹心者入沼  
夏四月攝津國宰獻物其形如出蒲生河物太  
子惡之謂侍從曰此禍之物也早令捨去秋八  
月太子晨朝天皇勅曰朕夢太子容儀艷麗異  
常復服錦衣此何之祥耶太子流淚奏曰是臣  
離陛下之祥也天皇復垂淚冬十月太子奏曰  
臣觀神恠身漸沈病伏願賜貴藥治之天皇賜  
藥千餘種太子合藥而施諸病人不服一丸



四節文云

天皇詔問云朕幼弱辱登大業之位幸得太子  
良佐而天下和平如聞太子不豫寢膳不宜日  
終日憂念夜通夜勞慮將念留跡於久年紹隆  
佛法任化於長齡經理天下而今不能朕當如  
之何太子所懷何事若有所思奏之朕以遂其  
懷朕之意知之

上官返答臣廐戶言伏蒙天慰所勞猶痊此身

無常難保此體有漏易滅業之所制有限命之  
無緒以延臣荷天慈根以執列天恩無頂奉謝  
之何皆因錄十七條憲法并天皇國記等以先  
年進臣亦奉為國家建立諸塔寺但念任持之  
方便更無餘樂將願興隆三寶道利蒼生率土  
安穩庶民快樂因有四節意願一云奉為天皇  
并御世々々天皇宮造七箇寺法隆學問四天  
王法興法起妙安菩提定林也以件伽藍敬累



陛下并御世世治天下皇邦有神珠者虫血魅  
莫侵之國興三寶亦有何禍哉伏願天皇遠以  
覆護伽藍紹隆三寶久保國家云住法隆學  
問寺僧侶每年九旬令誦法華勝鬘維摩三部  
經法輪常轉而濟万民紹隆三寶以護率土  
三云慈日佛法以八畜興隆素服受用法則滅  
是故佛經曰一切俗家不得受用三寶賤物田  
園不得驅使三寶奴婢牛畜若有受用驅使者

破滅佛法破滅佛法故國家滅七伏願臣之所  
建諸寺陛下并御世天皇厚顧世々相續堅造  
房舍弥断臣之子孫曾孫及兄弟連枝等都不  
妄預伽藍事恐愚蒙之侶犯用賤物破損伽藍  
歟縱使雖不犯用而觸事有失必殖泥梨之因  
夫流濁無源下失原上若代々國皇大臣背臣  
之本願而將臣之子孫後胤為彼統領令執掌  
伽藍者得破滅佛法之咎其王臣等不令永保



官位子子孫孫致瘠瘞病非時夭死八部神王  
以為怨歎

四云臣於熊凝村始造道場一區營事未辨伏  
願陛下并御世々々々天皇相續營造必成大寺  
以護邦家臣不敏深揖仰三宝深望此四節謹  
錄遺願以寄臣田村以聞臣廐戸言

二十八年庚辰春二月衆花之時召大臣已下百  
官已上於斑鳩宮以淨菜饌賜宴唯酒任意經

三日三夜令大臣已下荷祿物盡力而出三月  
上巳太子奏曰今日漢家天子賜飲之日也即  
召大臣已下賜曲水之宴請諸蕃大德并漢百  
濟好文士令裁詩奏賜祿有羌秋九月太子之  
宮復設大宴天皇臨而御之群臣各上堂里之歌  
冬十二月天有赤氣長一丈餘形如雞尾太子大  
臣共異之百濟法師奏曰是為蚩尤旗兵之家  
也恐太子遷化之後七年有兵滅太子家歟大



子願之即命大臣令錄國記并氏々等本記

二十九年巳春二月太子在斑鳩宮命妃沐浴

太子亦沐浴浴服新絮衣袴謂妃曰吾今夕遷化

矣子可共去妃亦服新絮衣裳卧太子副床明

且太子并妃久而不起左右開殿戶乃知遷化

時年四十九或說壬午年者誤也 是時大臣已下群臣百官天

下衆生悉如亡父母哭泣之聲滿行路天皇聞

之舉音大輿車駕臨宮失聲叫躍大臣已下復

大擗踊相謂曰日月失耀天地既沒大臣推乃棺

將斂太子并妃其容如生其身太香舉太子屍

輒如衣服妃亦同之造雙棺置大輿葬科長墓

直置墓內閉南塚門葬送之儀同於乘輿陪從

之人各擎雜花釋衆讚頌自斑鳩宮到于墓更

道之左右百姓如牆各擎香花或失聲大哭或

佛歌連韻不待官告素服皆着天皇送墓遠以

看之淚不乾袂音無餘響天皇勅大臣置守墓



戶十烟葬送之後外國百姓遠來迴墓相聚叫  
哭日夕不絕五十日後漸有減耗有一異鳥形如  
鵲其色白常棲墓上鳥鳶到即遠追去時人名  
為守墓鳥三年之後更不來于時高廉慧慈法  
師聞太子薨大悲曰我雖異國心在浙金即待  
明年太子薨日即自閉氣死時人大異之  
法師講說之日我朝使到通太子薨狀法師停  
講失聲大哭即命眾僧轉讀大乘經既而語眾  
僧云聖德太子寔真人也扶桑之下流通妙法  
日本之川演說微言吾自頓悟唯因太子山倫

異境心如斷金吾至今日存命故者為聞太子  
靈動也而今聞慧日藏輝慈雲鍤潤吾生魚  
不如此追參仍擊香爐大發誓願曰生々世々必  
逢十宮聖王於淨土也吾以來年二月五日  
二月廿二日必死竟如其言明年二月廿二日無  
恙而逝時人大異彼此大聖誰測其深云云太  
子薨日驪駒悲鳴不喫水草被太子鞍隨輿到  
墓間塚之後見墓大鳴一躍而斃群臣大異將  
還其尸埋中宮寺南墓一說辛巳年十二月廿  
二日斃太子瘞之造墓  
而葬墓今在中宮  
寺南長大墓是也獲我馬子宿祢大臣初興佛  
法於我國久輔國柄於朝廷遇儲君太子如魚



水興隆三寶紹發二諦始起四天王寺時俗号

法隆寺時人名元興寺或說中宮寺上云皇后崩後以宮

為寺誤也建橋樹寺時人名蜂岡寺又云廣隆寺并宮賜秦造

太子為建橋樹寺善提寺葛城寺又名妙安寺賜蘇我

川勝上云以池後寺又名法葛城寺又名妙安寺賜蘇我

宮為寺誤也或說定林寺世人名為立部寺又合十一院本九

法興寺又云鸕鷀尼寺已上二寺合十一院本九

太子薨後癸未年秋七月新羅任那使等並來朝仍貢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等物又大唐學問

僧慧濟慧光慧白福因等來二國使并僧等聞

太子去年薨各向墓門舉哀大哭相語曰非王

之本意何處歎佛像舍利等領客教諭令貢朝

廷甲申年有一僧以斧殺祖父詔曰豈有太子

存致此不孝乎曆錄中云夏四月一僧犯重罪天皇詔曰夫僧頓歸三寶何犯

惡逆非獨僧之罪諸僧亦有罪爰百濟僧觀勒上表言佛法自

西域至漢地經三百歲乃傳百濟百年之後乃

至天朝今此僧未習法律輒犯惡逆願除一僧



自外悉赦天皇聽之詔曰道人尚如此何以誨俗人仍以觀勒為僧正以鞍部德積為僧都自今以後宜按檢僧尼矣此時寺四十六院僧八百十六口尼五百九十口丙戌年夏五月大臣馬子宿祿薨葬柁原墓遺言畫太子像自跪其前之繪張吾墓前令觀衆人此歲天下大飢自三月至七月霖雨之老者斲草根而死干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盜賊大起不可禁止

三十六年子戊春二月天皇不愈遺詔曰田村皇

子宜纂大業仍詔山背大兄王曰汝年少宜從

羣臣即崩于大殿葬科長山田村陵

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天皇高市岡本宮治十三年

元年丑巳春正月即位初小墾田天皇三十六年

三月崩嗣位未定當此時唯有田村皇子山背

大兄王々々是上宮聖德之子母賴我馬子

大臣之女其舅毛人臣見亦為大臣民望所係



唯在此王大臣欲令嗣帝位恐羣臣不協大會  
朝臣問曰誰可嗣位羣臣無敢先答是日太部  
鯨子連獨進曰試以順遺詔立田村皇子不可  
更議依之大臣及羣臣訣竟定策遂立天皇於  
是太臣叔父禰我境部臣挽瀨欲立山背大兄  
王而不從群議遂搆相恐矣大臣興兵殺挽瀨  
臣并二子即獻神奎天皇々々固辭不受然不  
勝群臣至願乃即皇位

二年庚寅冬十月天皇遷於明日香岡本宮

三年辛卯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璋為質是今百  
濟王之祖也

四年壬辰冬十月大唐使高表仁來

六年甲午春正月十五日建豐浦寺塔心柱秋八

月長星見南方

七年乙未春復見東方

八年丙申春正月朔日蝕夏六月災岡本宮



九年<sup>丁酉</sup>春二月大星從東流西有聲如雷時僧

是法師曰是謂天狐也是歲蝦夷叛之

十一年<sup>己亥</sup>春正月無雲雷長星見西北天下大

飢冬十一月於百濟河側大寺建九重塔

十二年<sup>庚子</sup>春二月星入月中冬十月遷百濟宮

十三年<sup>辛丑</sup>冬十月天皇崩葬押坂内山陵

皇極天皇 諱天豐賊重日足姬天皇  
明日香川原極草宮治三年

元年<sup>壬寅</sup>春正月即位大臣禰我蝦夷臣如故于

時大臣之子入鹿自執國政勝威於父盜賊恐

怖路不拾遺二月百濟使吊先天皇之喪使人

言國內大亂弟王子兒翹攻及男女并内仇平

高名人等四十餘人為島王所殺高麗使來朝

貢調言曰去年九月大臣入霞殺太王并伊梨

渠世斯等一百八十餘人仍以弟王子兒為王

即以己同姓人為大臣緣斯國則大亂也三月

無雲而雨秋七月客星入月中大旱或殺牛馬



祭諸社或頻移帝及祈河伯等每寺讀經或大臣自執香爐祈誓尚不能雨八月天皇行幸南  
洲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即雷大雨連雨五日百穀成熟九月詔發近江越國丁男起造百濟大寺今太安寺也冬十二月大臣獲我蝦夷立已祖廟於葛城宮而為八佾之舞遂作歌矣又發舉國人民并一百八十部曲預造雙墓於今來野一曰大陵為大臣墓一曰小陵為入鹿墓

二年癸卯春三月五色大雲滿覆於天一色青霧周起於地秋七月河內茨田池水臭其色如藍汁大小魚皆死爛冬十月大臣蝦夷臣卧病不朝私授紫冠於男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第字曰物部大臣大臣祖母物部弓削太連之妹也因以為威也十一月入鹿臣獨遣小德巨勢臣德太等欲率兵弑山背大兄王等於斑鳩宮於是大兄王奴三成率數十人距戰出於万死



不可當然而大兄王即取獸骨投置内寢率子  
 弟從間道出隱瞻駒山軍衆燒斑鳩宮見骨灰  
 中軍衆皆謂王已死解圍退去大兄王謂左右  
 曰我以一身豈煩万民乎不欲使言後世之人  
 由吾故喪父子兄弟還斑鳩宮遂與子弟等自  
 絞而死時雲色變化為五色幡蓋種々效樂照  
 灼於空臨垂於寺有人指示入鹿變為黑雲大  
 臣聞入鹿弒大兄王等歎曰我亡不久是曆録一文也

詭日癸卯年十二月十一日丙子夜亥時獲我大  
 臣兒林臣入鹿致奴王子兒名輕王巨勢德太  
 古ノ臣大伴馬場連中臣國屋連松夫等六人發  
 惡逆計太子孫男女二十三人王無罪被宮

- 菅手女王
- 春米女王
- 近代王
- 來田女王
- 磯部女王
- 三枝王
- 三枝末呂古王
- 馬屋
- 女王
- 財王
- 日置王
- 片岡女王
- 白髮部
- 王
- 手島女王
- 孫
- 難波王
- 末呂女王
- 弓削王
- 佐保女王
- 佐佐王
- 三島女王



太子下  
甲可王 尾張王

于時王子等皆入山中經六箇日辛卯辰時弓  
削王在斑鳩寺大拍法師欲手弒此王山背大  
兄王子率諸弟并王子等出山中入斑鳩寺塔  
內立大誓願曰吾暗三昧之智未識因果之理  
然以佛言推之我等宿業干今可賽吾捨五濁  
之身施八逆之臣願遊魂蒼旻之上陞入淨土  
之蓮擎香爐大拍言香氣郁烈上通烟雲天上三

道現種種仙人之形種種伎樂之形種種天女  
之形種種禽獸之形向西飛去光明炫耀天花  
零散音樂妙響時人仰看遙加敬禮當于此時  
諸王共絕諸人皆歎未曾有曰王等靈魂天人  
迎去而賊臣等目唯看黑雲耳復聞微雷覆于  
寺上賊臣滅太子子孫謂快其意乃告於文太  
臣々々大驚拍手曰聖德太子々孫無罪奴等  
輒奉除我族滅門其期非遠者後年合門被誅



亦如其言一何可奇

三年甲辰冬十一月大臣并入鹿起二家於車槽

嶽上大臣家外作城垣積貯兵食又氏人等

入侍其門名為祖子孺者大臣傲奢無君之意

目々弥深時人危之故天皇讓位於皇太子自

為皇祖母尊是曆錄一說甲辰年三月八日東

方種種雲氣飛來覆斑鳩宮上連天良久而銷

又有種種奇鳥自上下自四方飛來悲鳴或冲

天或居地良久即指東方去又海濱池川魚鼈

咸死爛天下姓氏填道合門哭愴之聲日夕不

輟又諸池水色皆變為血太臭又六月海鳥飛來

居上宮門又十一月飽波村有虹終日不移時

人大異又壬宮有不識草忽開青花須臾而萎

又有二鼻如人立行又有二赤牛如人立行又

有無量蛙匍匐玉門有少子造弓射之為樂也

又童子相聚謠曰



盤上丹兒猿米燒米谷裙喫而今核山羊之伯  
父

又謠曰

山背之菟手之枝枝水金丹相看杜根菟手之  
枝枝

此二謠始起王子孫未滅之前王子孫滅後猶

不之止又說庚午年四月三十日夜半災斑鳩

寺而曆錄不記此年是推古天皇十五年又說曰寺被災

之後衆人不得定寺處故百濟入法師率衆人

令造楓野蜂岡寺又造河内國高井田寺又百

濟開法師圓明法師下水君新物等三人合造

三井寺矣又曰太子平生之日常歎曰吾得舍

意妻與馬但馬子未得召天下大盜最秀者而

驅使然命駕之日調使磨不離馬後躡雲而行

生年八十四己巳年死其子足人年十四出家

住大安寺己巳年天智天皇即位八年也一說調使磨者太子生年十三之甲辰年



始為舍人時年十八癸亥年二月十五日出家為僧癸亥年天智天皇即位二年舍人宮池鍛師太子

生年十五之時始為舍人依好田獵太子不寵

壬申年悔過出家住法隆寺禪行第一太子禮

之太子薨後年夏五月發願自絞死舍人近江

人膳臣清國能書被寵寫許多經賜大仁位舍

人物部連兄曆為性有道心常以齋食後為優

婆塞常侍左右癸巳年賜武藏國造而退賜小

仁位除四人外有氏之人等皆為不合而罷者

數十百人不得其傳家人馬手草衣香羨中見

大吉波多犬養弓削許母河見等十人為奴婢

首領其亂子今在法隆寺分在四天王寺婢黑

女奴連曆等常訴冤枉連曆第益浦為性堪領

寺為法隆寺法頭冤枉奴婢等根本於妙教寺

訪定藏置于今未免

孝德天皇諱天萬豐日天皇難波

元年乙巳即為大化元年上濟明天皇初蘓我臣入

長柄豐前宮治十一年

四年也



鹿時人稱太即是也失君臣之序關社稷之權

于時天皇及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也患之欲棄恐

不能濟也中臣鎌子連今藤原氏祖也為性忠正有匡

濟之心與二皇子相謀令中大兄皇子權娶藤

我山田石川磨大臣女而成婚姻之昵相通謀

事以為內扶約束已訖屬三韓進調濟明天皇

御大極殿古人大兄皇子侍之詔召入廉々々

為性多疑晝夜持劍鎌子連戲而令解入侍于

座山田石川磨讀唱三韓表中大兄白王子自執

長鎗隱於殿側鎌子連等帶弓矢為助衛以伏

伯連子磨葛木稚犬養連綱田二人克專斬之

手子磨等怖振不進石川磨臣身振聲亂不能

讀表入鹿問曰何故振戰答曰恐天皇爰中大

兄皇子見子磨等畏入鹿威而不進曰咄哉即

率子磨等進出以劍擊入鹿害傷其頭肩入鹿

驚起走亦傷其一脚轉就御座叩頭曰臣不知



罪乞垂恩察天皇大驚詔曰何事如此中大兄  
 皇子伏地奏曰入鹿盡滅天宗將頌皇位意指  
 背大兄皇子等之事大天皇起入大  
 兄皇子叫奏曰以入鹿易天位歟天皇起入大  
 殺手閉殿門遂命子曆等殺入鹿以屍賜父蝦  
 夷臣臣知將及誅悉燒天皇記國記珍寶大臣  
 蝦夷臣遂自殺合門被誅一旦而滅聖德太子  
 平生之歎因果禍報於此知矣  
 聖德太子入胎之始在世之行薨後之事日本

書紀在四天王寺壁聖德太子傳并無名氏撰  
 傳補闕記等其載太繁不盡委曲而今遇難波  
 百濟寺老僧出古老錄傳太子行事奇蹤之書  
 三卷與四卷曆錄比按年曆一不誤余情大悅  
 載此一曆恐以言不經覽者致哂庶幾不遺小  
 說貽彼聖跡豈以輒潤色妙德乎贊曰  
 微哉佛法 杳矣玄風 過去無始  
 當來無終 託生鍊骨 現死還躬



歷涉沙界

徽猷巨窮

我伊太子

降跡王宮

垂化後世

知之有通

竒蹤妙轍

遺習緇衆

拾集成卷

庶傳幼童

聖德太子傳曆卷下

右太子傳者於和州法隆寺一校畢

寬永五年八月日 板木屋勝兵衛開板

大造



